

长篇纪实文学

青春策马白头吟

里林 张容林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长篇纪实文学

青春策马白头吟

里 林 张容林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ISBN 7-5433-1000-1
定价：10.00元

01.02 : 01.02 01.02-01.02-01.02-01.02

号20字登编(封)

青春策马白头吟

里 林 张容林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68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10.375 印张 250 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435-1648-9/I·158 定价: 5.15元

(桂)新登字05号

(721)		眼而藉不
(321)		并 截
(221)		丁 薛茂欣
(211)		员 侯总
(081)		夫 争 畏 奇
(781)		耐 离 静 雅

目 录

风云突变		(1)
避 ⁰² 风		第 10 页
逃出虎口		第 15 页
哭 ¹² 诉		第 26 页
播下火种		第 37 页
小妮遇救		第 49 页
被 ¹² 捕		第 57 页
认干娘		第 65 页
假货郎		第 69 页
反偷袭		第 74 页
带 ⁰² 路		第 80 页
打野猪		第 86 页
亲爷爷		第 91 页
烈士墓前		第 95 页
言传身教		第 102 页
别 ⁰² 离		第 108 页
亲 ⁰² 人		第 116 页
荒山建校		第 122 页
历 ¹² 险		第 133 页
怕结婚		第 139 页
出 走		(147)

不辞而别	(157)
婚 礼	(162)
刘芳病了	(166)
总动员	(175)
奋勇争先	(180)
群情激愤	(187)
采 访	(196)
纯 情	(200)
和衷共济	(210)
前 沿	(218)
不幸受伤	(229)
痛悼亲人	(237)
动 荡	(243)
整 风	(248)
调 查	(255)
冒名顶替	(259)
混进边区	(264)
勾 引	(276)
纠 纷	(283)
交 心	(287)
逃 跑	(292)
宽与严	(296)
坦 白	(301)
意外相逢	(307)
英雄血	(312)
告别古城	(320)

刘芳直不讳。钱伯开罪早矣。内直氏寒，退以使人。丁伯开前
由谢新昆出。钱伯夹会盟立，同委支府支支符告，对半回拜封钱
“。刘宗英由钱伯前县安去。刘宗英志同

于李士福。刘宗英二

风云突变

去夹前前古医医，李青士医科不群。钱回封前出也
医令命前今同合警医丁李基夹前外署参率，丁叔甘前表以

六月的骄阳像一团火烧烤着大地，城市、农村、田野、村庄和树林，都像闷在蒸笼里，人们热得透不过气来。知了无休止地鸣叫，使人心烦意乱。在这多事的暑假里，为了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党组织决定尽快把南江大学的党员撤走。刘芳刚开完南江大学党支部会议，马上去安了安，了解安了安中学党支部是否与上级党委接上了头。刘芳曾经一度和那边支部有过单线接触，所以她是最适合完成这项任务的人选。

这里距离安了安六十多华里，一条宽阔的汽车路可以直达。她和同学倪亮各租了一辆自行车，就上路了。刘芳是个急性子，办事挺认真，她同倪亮骑着自行车向前急驶。刚到三岔路口，从江城方向开来了一部绿色的美国吉普，车子开得飞快，滚滚的黄尘，笼罩在路上，他俩定睛一看，开车的是个军人，戴着警备区的肩章，前座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军官，白皙的脸上带着凶气，两眼隐含杀机，后座上坐的是身穿黑衣服，腰插手枪的便衣特务。车子开得这么快，刘芳觉得蹊跷。这个军官她觉得在哪里见过，转眼一想，哦，记起来了，这不是江城警备司令部的李参谋长吗！去年正是他来南江大学抓人未成，含怒而走的。这一回，难道他又来抓人？刘芳心里怦然一跳，敌人提前行动了！想到这里，她心急火燎地叫倪亮停下来，两人推车走进路旁的小树林。刘芳小声问倪亮：“认识刚才车子上的人吗？”倪亮摇头。刘芳给他作了简单介绍，又谈了自己的推断：“这家伙可能是去南江大学，敌人提

前行动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尽早躲开的好。事不宜迟，你赶快转回学校，告诉支书和支委们，立即分头行动，动员该撤的同志赶快离开。去安县的任务由我完成。”

倪亮是一个新党员，听了刘芳的话，他二话没说，骑上车子飞也似地往回赶。恨不得追上汽车，跑到它的前头去。

刘芳估计对了，李参谋长确实是奉了江城警备司令的命令到南江大学抓共产党的。他们事前没有同校方打招呼，打算闯进校门后再摊牌。李参谋长胸有成竹，他心里早已在计划如何向上司报功领赏了。事不凑巧，谁知到了学校才知道学生正在学期考试，还要两三天才能结束。校长同训导长认为，还是考试完了再抓人震动少些，不在乎两三天嘛。再说学生不会丢下毕业考试逃走，文凭还是有吸引力的。他们给李参谋长出主意，在这两三天里，可以把便衣队和学生中的军统特务组织起来，统一安排跟踪、盯梢。李参谋长同意了。但总是放心不下，他给便衣队和学生中的特务下了命令：谁要是让“鱼”跑了，军法论处！

再说倪亮心急火燎骑车回到学校，秘密地找到支部书记陈正之，一口气把江城警备司令部李参谋长带便衣队来学校的事和刘芳的分析讲完。陈正之心想：情况突变，如再犹豫，咱们要吃大亏啦！他叫倪亮火速去找支委王玉书，大家分头通知党员和进步同学尽快离开学校。陈正之内心焦急不安，可外表极为平静。他巧妙地躲避着敌人，见到同志时，一边开玩笑掩人耳目，一边告诉他们快快隐蔽，不要为文凭耽搁时间，敌人马上就要下毒手了。他整整忙了一个下午，把要通知的同志都通知到了，他才考虑到自己该怎么办。他是同学们公认的品德好、功课好、前途远大的人。如今国难当头，无法安心完成学业，他早有越过封锁线奔赴延安或到敌后去的志

愿。现在情况紧急，自己得赶快离校。于是，他忙把准备带走的几件东西归拢到一块。决定今晚就躲出去。想到这里，他警惕地侧耳探听，把电灯用一块报纸罩起来，从窗子上往外看，外边是漆黑的夜，没有行人，同学们都去自习了，宿舍里静悄悄的，他庆幸自己的行动没有触动任何同学，引起怀疑。

突然，门“嘭”的一声被踢开了，进来两个人，头一个一副歪邪的笑脸，口含烟卷，吐出一团浓烈的烟气说：“陈先生不去上自习，一个人在宿舍里忙什么？”边说边走向前，伸手拿陈正之的书信来看。陈正之看到来者正是学校军统特务万宝山和一个从不认识的带驳壳枪的便衣。他立即意识到敌人动手了，但他并不慌张，伸手把对方拿去的信夺回来说：“没经本人允许，怎能窃看私人信件？”他沉着、冷静，显得心平气和，丝毫没有恐慌的心情，两手不停地整理东西。脑子里却在考虑这两个人的来意，是马上进行逮捕呢，还是先来观风，明天下手？陈正之停下手里的活，对两个来人说：“请问二位来此何干？”万宝山满脸傲气地说：“来看看，难道不准吗？”“你们愿意看就看吧！”正之拿起已整理好的一包书信，对两个人说：“请你们看吧！我有事要出去一趟，恕不奉陪了。”说罢，迈步向门口走去。两个特务对看了一眼，便衣把手一挥，万宝山立即站到门口，皮笑肉不笑地说：“对不起！你走不了啦！你被逮捕了，赶快收拾东西，跟我们走！”听了这话，陈正之没有丝毫吃惊的表情，他严正地质问：“逮捕我，有什么证据？”万宝山哼着鼻子说：“别罗嗦啦！跟我们走吧！”陈正之想，要设法拖时间，等同学们下自习回来，使敌人的行动公之于众，好让其他党员和进步同学赶快逃出险境。于是，他故意说：“跟你们走可以，但我要把手续交清。”那个便衣冷笑说：“什么手续？快走！”陈正之转脸对万宝山高声说：“万宝山你是知道的，我是同学们开会选出的伙食委员，一切伙食帐目都保

管在我这里，同学们轮班监厨，采购也由我负责分派，明天是我当班值勤，如果手续不交清就走了，明天误了开饭，影响毕业考试，大家知道你是来点水抓人的，你可要负起全部责任。”万宝山一听，傻眼了，他也心想众怒难犯，不知不觉漏出一句话来：“那你说咋办？”陈正之说：“你们叫学生会主席来，我把帐目交给他。”便衣厉声说：“不行！”万宝山和便衣咬了一下耳朵，然后说：“把帐目给我，我负责转交。”便衣又大叫：“快交。”陈正之说：

“我得把帐单整理一下。”于是他左翻右找，在床头翻出一个小木盒，里面装满了单据。他一张一张整理，又拿出一个学生值勤、监厨的名单，反复勾画查看。寝室里灯光暗淡，这些单据上学迹模糊，很不容易看清楚。

正在这时，下自习的铃声响了，同学们三五一群地朝宿舍走来。远远看到两个拿手枪的人站在门口，惊问：“这是干什么的？”走到门口，才看到他们用枪对准陈正之，不准其他同学进去。有个同学高声问：“陈正之同学！这是怎么回事？”陈正之大声说：“他们是来逮捕我的。你们回来了正好，请把这些帐单转交给学生会主席，明天我不能值班、监督、采购了，赶快另派人，千万不要误了开饭，影响明天的考试。我走了！同学们再见吧！”陈正之出了房门，两个特务持枪跟在后头。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围上来，人人关切询问，陈正之激动地高声说道：“学校当局和江城警备司令部逮捕了我。我有什么罪？还不是因为拥护团结抗日，反对投降妥协吗？还不是因为不愿和特务、汉奸同流合污吗？还不是因为我看不惯他们那些迫害同学的鬼蜮伎俩而仗义执言吗？”听见陈正之这段话，同学们越围越多，群情激愤。有的质问便衣特务为什么秘密抓人，有的公开提出不准带走陈正之，有的还动手去推、拉陈正之，让他快跑。特务做贼心虚，特别是万宝山在户犬的同学面前暴露了特务的嘴脸，十分狼狈，他表面上却耀武

扬威，不甘示弱地大叫：“我们是奉命行事，谁敢动手，休怪咱们不客气。”举着手枪，掰开了机头，脸上充满杀气。但是同学们并未被吓退，人愈来愈多，愈挤愈紧，两个特务前后左右都有人挤上来。那个便衣想镇住场面，朝天放了一枪。这下子学生们乱了，东奔西跑，忽然宿舍的电灯灭了，周围一片漆黑。人群互相拥挤，几个人乘乱拉着陈正之，钻进了乱哄哄的人群跑啦，一刹时人们一个也不见了。两个特务像斗败的公鸡，头耷耷地垂下去，回去怎样向上峰交待？他们接受这个任务时，是立过军令状的，挨一顿臭骂还是小意思，就怕坐牢杀头哩！两个人越想越急，不免互相埋怨起来。这时候，他们才醒悟上了陈正之的拖延战术的当。两人正在后悔莫及的时候，军训教官朱有武拿着一只尺把长的手电筒，一路照着走来。朱教官是学校里的权势人物，膀宽腰圆，大个子，满脸络腮胡子，蛮不讲理，诡计多端。刚才发生的事情他都一目了然，对这两个家伙深夜抓人，竟避开他自己，非常不满意，便想利用这个机会教训他们一番。他故作惊讶地说：“看！学校的秩序被你们搞乱了，考试期间，你们轻举妄动，深夜抓人，弄得鸡飞蛋打，群情愤怒，如果引起抗议、罢课、罢考，你们负得起责任吗？这件事，我要如实上报，查究肇事者的责任。”两人一听，理被他抓住了，这事可不能向上面捅穿了，否则火上加油，苦头更难吃消。两人同时向朱教官深深地鞠了半躬，满脸陪笑说：“原来朱教官也来了，多谢一番教导。我们都是家人，请不要生气，我们言行欠妥之处，请多多海涵。”朱教官见两人软了，便敞开大嗓门问万宝山：“你们打算怎么办？”万宝山说：“求朱教官帮想个办法，这事学校方面就不要上报了，若上司追查，请美言几句，开脱、开脱。”朱教官笑着说：“今后你们做事，只要够朋友，什么都好说。”说完他得意洋洋地走了。

朱教官走后，万宝山和便衣凑头在一起商量一番，编造一套应付上司的“情况”，并且发了誓：谁要是出卖对方，便白刀子相见。

再说陈正之乘关了电灯，现场大乱之际，被几个好友救出来，隐藏在南山脚下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天亮以后，经当地农民指路，翻过了南山。经过二十多天的奔波，陈正之终于找到了紫荆山游击队。

第二天，陈正之被捕获救的消息在学校中传开了。这象是一次总动员，校内的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同学都警觉起来，并且迅速采取行动，对付敌人的迫害。李参谋长得知情况后，痛恨万宝山和那个便衣打草惊蛇，使事情败露，便立即把他们叫来，追问情由。两人战战兢兢，把编好的一套假话讲了，他们强调：是听到陈正之要走才去抓的。抓到以后，被学生们围攻，叫放人，他们不放，学生来抢人，他们无法只好朝天放枪，学生又关了电灯，形成大乱局面，趁机把人抢走了。两人诚惶诚恐，哀求宽大处理，并愿意以后立功赎罪。李参谋长一脸怒气，本想大肆发作，但一想到事情已经发生，严惩了他们于事无补，不如责令他们带罪立功，该打而不打的狗咬人最狠，李参谋长深谙此道。于是他对这两个人说：“按你们的违纪行为就得严惩，姑念你们知错，愿意带罪立功，此事就不作追究，给你们一条出路，好自为之。”两人听到这里，千恩万谢，当场表忠，作了一番保证，最后深深地鞠了一躬，退出门来。

在南江太学校内，随着陈正之事件的传开，一个逮捕与反逮捕的斗争公开化剧烈化了，形势十分紧张，敌人大规模的行动估计近日会出现。进步同学利用任何一个可以捕捉到的机会迅速强行冲破罗网。而敌人则采取更为严密的监视，妄想一网打尽尚未离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李参谋长和固县的县府、县党部、

警察局以及学校当局进行了紧急磋商，决定动员本县全部警察、便衣、特务的力量，倾巢出动，布下密不透风的罗网，伺机捕捉猎物。从今日起，汽车站加派力量，对进去的车辆和旅客，加强检查，固县通往外地的南北两条便道，临时派出巡警，监视检查可疑行人。南江大学共有三个进出通道，一个南大门和东西两个侧门，每个门外，都在隐蔽处派出了便衣特务和暗探，日夜不离。李参谋长亲自掌握一支特别行动队伍，随时保持临战待命状态，一有任务，立即出动。

这天夜里，乌云密布，远处有隆隆的雷声，是将下暴雨的征兆。同学们都在教室里复习功课，一片寂静，准备迎接明天最后一天的考试。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王玉书一个人在宿舍前的树荫下独自散步，心潮澎湃，想到敌人下一步一定会施展出更为恶毒阴险的手段，他们绝不会放过自己的。他思忖着被通知撤走的几位同学的情况，他们准备得如何？是否下了最大决心？他为他们的险恶处境担心，但此时此刻他又不便去和他们接触联系。在生死关头，也只有各自为战，各人靠自己的机智勇敢冲过难关。他想只要他们能安全撤离，就算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至于个人的安全，在经过生死搏斗后，若仍不免发生意外，也就只好随机应变了。想到这里，焦急心情反而平静了。

下自习铃声响了，他混在学生中回到宿舍，面不改色地和同学谈论一会明天的考试，就同时就寝了。

暴雨始终没有来，但夜风越刮越大，把门窗弄得呼呼作响，已经是三更过后了，天气开始有点凉意。王玉书上半夜一直未能睡觉，现在刚刚侧身入睡，一双冰凉的大手忽然推搡自己的肩头，手电筒的白光逼照自己的眼睛，他快起来，听到一个粗厉的叫声。王玉书抬头一看，黑暗中床头边站着两个黑影。他心里立刻怔住，要发生的事情终于来了。他有意提高声音问：“半夜三更，你们

要干什么？”“别罗嗦，跟我们走！”他听出这是学校军统特务宋宗民的声音，便更加提高嗓门抗议：“你们凭什么黑夜抓人？”他的声音唤起了同室的同学，一叠个翻身而起，各种质问从四面发出：“为什么平白无故抓人？”“你们还有王法吗？”有的声明要向学校报告，于是有人扭开电灯，但灯不亮了，估计敌人已拉闸断电。便衣特务威胁说：“我们抓的是共产党要犯，你们不准过问，否则后果自负。”有个同学说：“不行，无故抓去我们的同学，我们有责任报告。”几个同学便想冲出房门，但门外两支雪亮的手枪顶住他们的胸膛，他们被迫退回来了。王玉书被两个特务架住，他坦然地向同学们告别：“谢谢你们主持正义，我相信真理终究要战胜邪恶的。”敌人把他推出房门押走了。当天一暮，正当同学们质问特务的时候，宋宗民便抽身退出来，带着两个警察悄悄摸向桂德所住的宿舍。事情果然如宋宗民所料，桂德已被前面宿舍的人声惊醒，赶紧一跃而起，穿上衣服奔出宿舍，但是迟了，宋宗民等人已经等在门口，两支手枪顶着他的背脊，两手反缚被押走了。当天自暮入暮，满天自暮自暮，关天关天，天很快亮了，旭日涂了血似的从东方升起，半夜的风声停止了，人声逐渐嘈杂起来，同学们忙于盥洗吃早餐，迎接最后一天的考试。但忽然一张大招贴出现在食堂里的正面墙上，抗议特务半夜抓人，要求学校追回被捕同学，保证全校师生安全！同学们一看，十分惊异，互相询问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大招贴的人越聚越多，大家十分气愤。有人大叫：“怕什么，请知道原委的同学把事情讲出来，让大家明白。”于是，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我们宿舍的王玉书昨晚半夜被特务抓走了。”接着又有一个同学说：“我们宿舍的桂德同学也被宋宗民带特务来绑去了。”人群的后面又传出另一个声音：“我们那里有两个同学失踪了。”生同学们都气愤极了，堂堂一个大学，任由暴徒们这样践踏人权，

横行霸道，学生还有安全保障吗？学校还能培育出人才吗？有人高声提议：“这样的大事难道学校不知道？走，问校长去！”真是一呼百应，人群不要任何人指挥，自发地冲到校长办公室。校长早闻风躲起来了，办公室空无一人。群众没有泄气，闹哄哄直呼校长的姓名。在对面楼上偷看动静的李教官，见同学们不散，很快又要摇铃上课了，他不得不走下楼来，假装吃惊地问：“大清早这么多人找校长有什么事？”人们围住李教官，七嘴八舌地问：“昨晚发生大逮捕，你们还能一无所知吗？”李教官说：“人家有确凿证据，抓捕谍反要犯，事关国家戡乱肃反大局，学校无权干涉，你们赶快到教室里去，参加最后一天的考试，以免误了毕业和升级。”同学们齐声说：“立即把人追回来，无罪释放，否则，要放纵特务任意抓人，我们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考试、毕业、升级有什么用处？”李教官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说：“大学毕业文凭关系到同学们的前途，可不能自堵出路。”人群后面爆发出一声高喊：“不放人，我们就要考！”李教官威胁地说：“谁煽动罢考？人不是我们抓的，我们无权追问。谁若不愿考取毕业文凭，请站出来，决不能妨碍别人。”同学们一听，这是阴谋枪打出头鸟，一阵沉默，没有人上他的当。但到底上课铃响了，同学们满腔怒火，只得带着沉重的心情走进教室，参加最后一天的考试。

王玉书、桂德等四位同学被抓走了，疯狂的敌人得意非常。李参谋长带着便衣队，押解着四名“共产党分子”回到了灌城警局，第二天连问都不问，就派便衣把他们投进了集中营。

高升封固营，新忠命革校，县里寨前，英潮回回，米不善善，善不善来出管，本野超一。

高入育？四下人出育散論五科學？即朝署全安育五生學，重露計勘
初一星真！去牙對同，去？重賦不對學重罪毒大師判安：好與南
國早牙對，室公也牙對庭書與免自，判許人研升要不籍人，並百
牙對預直期期蘭，戶斯**避**風。風天空室公也，下來感釋風
又對財，媚不口學同見，官婦李蘭藉庭書蘭土對面扶立。冷技蘭
故早青大”：同與就訓葵則，來對才去不研不則，丁斯土特歸要
和”。**刘芳骑着自行车赶路，恨不得立即赶到安县中学。她心里很**
不安，记挂着倪亮是不是已经回到学校？是不是已经告诉了陈正
之？同志们是不是都安全隐蔽了？看样子，敌人可能先从南江大
学开刀。不过中学的党也不能轻敌麻痹，这次到了安县中学，一
定要同党支部书记认真真地谈谈这个问题。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啊！她拚命地蹬着车子，忘了渴，忘了累，正午的时候，她赶到
了安县中学。她正面向着前園一出禁育婦李”？按以公竹言證代
出安**熟人**熟路，她经过传达室，看门的张大爷看看周围没有人，
便小声地对刘芳说：“你是找陈英吧？她不在宿舍，正在我家里，
你去吧。”张大爷指给刘芳去他家的路，告诉她，要小心，不要
被人碰见。
张大爷是安县中学的老校工，对全校教职员王的情况了如指
掌，从有安县中学他便来校当传达，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守
在看门人的岗位上，他出身贫苦，四十多岁才娶了个残疾的老婆，
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靠他当校工的收入维持生活。艰辛的生
活养成了他坚强的个性，人称他为倔老头，脾气虽倔但心地善良，
遇有不平事，总要出来替受压迫的人打抱不平。他是全老共产党
员，对革命忠诚，警惕性很高。今天一早他看到从江城那边来了
一队便衣，看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叫陈英先到他家里躲
一躲。

刘芳顺着张大爷指的路，找到张大爷家。这是在学校后门边

一块荒地上用砖头和茅草建起来的一间矮屋，旁边搭了个棚子做厨房，离厨房不远，在荒地里开了一小片地，围上篱笆，种着畦畦青菜，有几只鸡在荒地里觅食。周围静悄悄的，学校很少有人来到这一带。刘芳走到茅屋前，轻轻地敲一下门，一个拐脚的老太婆开门问道：“找谁？”刘芳猜想这位一定是张大娘，于是亲切地问道：“大娘！陈英姐在吗？”大娘点点头，叫刘芳进了屋。陈英正坐在床前看书，见刘芳来了，便让她坐到床上。老大娘看到她俩像是有话说，便借口做饭走进厨房里去。其实她是去给她们看风的。

张大爷是个精细的人，他在床底下挖了一个地窖，直通附近的一片树林。一到冬天，贮一些红薯、白菜过冬。平时，县中党组织有时在这里开会，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可以通过地窖出口溜出去。

刘芳是一位活泼的大学生，今年毕业。她的好友黄诚去年已到延安，在送别黄诚时，她答应今年去找他。刘芳的父母亲是中学老师，祖父是小学教师，从小受到父母亲喜爱文艺的熏陶。她能歌、善舞，性情直爽，爱憎分明，胆大心细，没有女孩子那种心胸狭窄、看问题近视的毛病。她有一股子犟劲，非说于什么就直干到底，决不半途而废，并且能团结同志，在同学中享有威信。对党内的同志、对好朋友，谁有什么毛病，都能诚心帮助。谁有了困难，只要她知道，必定千方百计雪里送炭。这次来安中学找陈英联系工作，就是她主动请战的。

陈英看到刘芳一身大汗，赶快盛了一碗凉开水递过来，刘芳一口气咕嘟嘟喝完了。自己又添了一碗喝下去，嘴里说着：“可渴死我啦！”陈英问：“吃饭了没有？”刘芳调皮地说：“看看我的肚子都饿得瘪下去啦，说话都没劲了。”陈英他们已经吃过饭了，她看看张家的桌上，还有剩下的饭菜，便对大娘说：“刘

芳还没有吃饭呢！”大娘心痛地说：“看把姑娘饿得这个样子！”她急忙煮一碗白菜汤，端给刘芳，刘芳埋头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洗了碗，看看附近没有人，陈英叮嘱大娘几句，她们关上门，两人躺在床上小声地说起话来。刘芳问陈英是否已跟上级党组织联系上了。陈英焦急地说：“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接上头，会不会交通员在路上出了事？”刘芳对陈英说了路上碰到警司李参谋长带便衣队到南江大学去的情况，陈英接着说：“我们这里今天也有个军官带来几个便衣，准是来抓人的。我们已经商量撤走面熟的同学和教师，党员则全部撤出，避避风再说，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刘芳问陈英：“具体行动计划呢？”陈英毫不犹豫地回答：“支委会做了决定，到边区去。”刘芳激动得抱着陈英的脖子，在她的脸上热烈地亲了一下：“我也经组织批准了，跟你们一块去，可以吗？”陈英伸出小指头同刘芳紧紧地勾上，同声说道：“一言为定，决不悔改。”两个人笑着抱在一起。

中县陈英是安县中学的一个小职员，家中穷苦，靠亲友的帮助念完了中学。她为人忠厚、老诚，勤学苦练的精神获得师长的称赞。中学毕业后便留在学校作抄抄写写的文书工作。她身体健壮，个性刚强，工作非常认真。自从参加了共产党，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她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她认为有了党的指引，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就充满了希望，人生有了新的内容，她不再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每当她想到这些，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她同刘芳都是党的联络员，由认识到熟悉，从而成了好朋友。

下午张大爷悄悄回来了一趟，说：“警官和便衣正在加紧活动，找人谈话，问过几位教员住在哪里，看样子是在摸我们的底，准备抓人。”刘芳听了以后，心情焦急，想赶回去。张大爷劝她先住一夜，打听南江大学那边的消息，再看看这里的动静再说。